

《漢學研究通訊》一百期回顧與分析

One Hundred Issues of the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Retrospective and Analysis

耿立群 (Keng Li-chun) *

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 1981 年 9 月，次年 1 月即發行《漢學研究通訊》（以下簡稱《通訊》）創刊號，是為本中心編印的第一種書刊，也是和學界溝通最主要的橋樑。至今歷經 25 個年頭，編印《通訊》始終是本中心最重要的業務，而《通訊》的發行網遍布全球各漢學機構，早已成為國際漢學界知名度和影響力頗高的期刊。《通訊》於本（2006）年 11 月出版第 100 期（第 25 卷第 4 期），一百，是個象徵圓滿的整數，歡慶欣慰之餘，回首來時路，擬針對這 25 年的內容，做一番整理與分析，以供學界及日後編輯參考，希望這份刊物能精益求精，永續穩健地踏上另一個百期之旅。

一、創刊緣起與編輯概況

《通訊》之籌劃編印，起始於 1981 年，當年 7 月底中央圖書館（現改名國家圖書館）內部，由王館長振鵬主持召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漢學研究中心之前身）有關工作會議」時，即討論本通訊之編印事宜。會中決議「發行內容相同之中文本（國內）及英文本（國外），刊期為季刊，預定七十一年元月出刊，內容由蘇精研擬」，後於同年 9 月底本中心第一次指導委員會會議中，確立「中文名稱訂為《漢學研究通訊》，英文名稱訂為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¹ 其後因英文翻譯甚難，英文本《通訊》實際並未刊行。

《通訊》自創刊以來，一直受到歷任館長兼中心主任的支持，包括王振鵬館長、楊崇森館長、曾濟群館長、宋建成代理館長和莊芳榮館長。刊物最初由聯絡組組長蘇精先生規劃成型並親任主編，其後歷任主編是顧力仁先生、廖幼華小姐、蔡佩玲小姐、嚴鼎忠先生、崔燕慧小姐、杜立中先生、馬佑真小姐和廖箴小姐；另歷年來協助編輯工作者包括莊耀郎先生、周益忠先生、李昌年先生、鄭祥琳小姐、梁文芳小姐和陳栩梅小姐。

發行之初於每年 1、4、7、10 月出刊，自 1985 年第 4 卷第 2 期起改為每年 3、6、9、12 月出刊，自 1996 年第 15 卷第 1 期起，復改為每年 2、5、8、11 月出刊。

《漢學研究通訊》的發行宗旨，在於藉研究訊息的報導，方便學者掌握學術脈動，從而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王兼主任振鵬在「發刊辭」中說道：「本中心有感於國內學術研究性質之刊物雖不少，而研究資料及動態之通訊刊物則少見，為謀漢學研究工作之整體發展，以及便於從事漢學研究者之工作，提供實質之服務，本刊爰將海內外漢學研究之現況，如重要之漢學活動、研究成果及資料之蒐集、介紹等服務，以及報導國內各研究機構之研究、大學文史哲學系所之教學與研究、海外於漢學研究素著聲譽之機構等現狀之簡介為宗旨。俾使資料盡其流通之用，及利於研究工作之普遍開展，期能成為研究與資料間之橋樑，乃本刊最大之願望。」² 事實上，《通訊》在國內可謂開風氣之先，為人文學界最早發行的通訊報導類期刊之一。而內容則始終以報導國內

* 作者現任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組長。

1 分見 1981 年 7 月 28 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有關工作會議」紀錄，及 1981 年 9 月 30 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第一屆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2 王振鵬，〈發刊辭〉，《漢學研究通訊》1:1 (1982.1)，頁 1。

外漢學之研究、教學、活動及資料等四項消息為宗旨，25年來，本刊頗受到國內外漢學界重視，被視為獲取漢學研究動態資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二、《通訊》專論作者分析

在上述發刊原則下，《通訊》每期刊登數篇專論性文章，以下列幾項為收錄範圍：（一）中國學相關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成果的綜述；（二）國內外漢學研究狀況或進行之計畫項目；（三）國內外漢學機構介紹；（四）重要學術會議紀要；（五）中外著名漢學家傳略、業績與貢獻；（六）學人訪談；（七）各專題研究論著目錄；（八）新刊書評或簡介等。園地公開，接受海內外學界的投稿，而編輯部也常主動邀稿。

25年來，在《通訊》刊登的此類專論性文章計573篇，扣除由編輯部撰文，以及分期刊登的篇章，共計有566人次為本刊撰稿，稿件來自全球各地，茲以每五年為期，列表（表一）以明其區域分布：

表一：《通訊》專論作者來稿地區分期數量統計表

	1-5卷 1982-1986	6-10卷 1987-1991	11-15卷 1992-1996	16-20卷 1997-2001	21-25卷 2002-2006	合 計
臺灣	90	79	69	113	32	383
大陸	0	2	5	12	37	56
香港	8	4	2	4	5	23
亞太地區	1	0	2	3	5	11
美洲	16	5	6	6	4	37
俄羅斯	0	0	9	3	2	14
歐洲	4	11	14	10	3	42
合計	119	101	107	151	88	566

說明：1.亞太地區含臺灣、大陸、港澳以外之亞洲，以及澳洲。

2.因香港、俄羅斯的來稿較多，故單獨列項。

3.因文長分期刊登的文章，僅計算該作者一次，列於首篇刊登時。

由表一可見，在566人次的投稿人中，以臺灣本地的作者最多，約占三分之二（67.7%），其次依序為來自大陸、歐洲、美洲、香港、俄羅斯、亞太地區的稿件。大陸地區的稿件遲至1991年6月（第10卷第2期）才開始刊登，此後飛躍成長，最近五年竟然超過臺灣的刊稿數量。以時期來看，前三個五年（即第1-15卷），皆有100出頭的專論，平均每年22篇（因表一不計編輯部撰文，且分期刊載者不重複計算，故實際數量應略

多），第四個五年（第16-20卷）數量最多，達151篇，平均每年30篇，但最近五年因刻意控制篇幅而致專論數量下跌，僅達88篇，平均每年18篇。《通訊》此後似應加強專論之刊載，及多擴充稿源，以增加刊物的可讀性。

再就作者之職稱分析，由於《通訊》體例不甚統一，對於作者常僅列其單位，而無職稱，尤以1993-2002年（第12卷至第21卷）為然，然經筆者查考，儘量找出作者當時之職稱，得出408人次，大致的分布是：教授級197人次，副教授級98人次，助理教授級28人次，講師級（含博士班研究生35人次）60人次，碩士班研究生25人次，可見《通訊》刊登的稿件作者涵蓋學界各層級，其中以教授級最多，約占半數（48.3%），甚至不乏中央研究院院士，如許倬雲、李亦園、嚴耕望、杜正勝等院士。其次是副教授級，約占四分之一（24.0%），可見《通訊》稿件的份量與學術水準之高。而博、碩士班的研究生刊稿也達60人次，約占七分之一（14.7%），反映了《通訊》受到學界全面的關注，也不對作者的身分設限。

三、重要內容簡介

（一）研究綜述與研究計畫

25年來，在研究綜述方面，《通訊》對於漢學研究之各領域，都有專文介紹其研究概況或選介其重要研究論著。史學方面例如中國上古史、中古史、宋史、明史、清代經世思潮、清代鹽政、史學方法論、敦煌學、歷史地理學等；文學方面如漢語音韻、閩語、客家方言、賦學、六朝文學、文心雕龍、唐宋文學、唐代小說、宋詩、古典詩詞、遼金文學、清詞、古典文學批評、校勘學等，經學與哲學方面如經學史、詩經學、《春秋》經傳、莊子學、韓非子、朱子學等；其他還包括人類學、中國秘密宗教、四庫學、中國書史……等。其中漢語音韻、中國上古史、中古史、明史、敦煌學等，常以每五年為期，持續性的作介紹。

研究計畫方面，亦不時報導國內大型重要漢學研究計畫，例如早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史料整理及檔案出版計畫、臺灣土著語言的比較研究和資料自動化、蘭嶼民族調查、清代法制研究、臺灣民

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等；近幾年所進行的當代儒學主題、清乾嘉揚州學派、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起源與發展之觀念史研究……等等。這些對於學者掌握學術既有成果，從而推陳出新，有很大的幫助。

（二）研究機構與學人

在國內外漢學機構和概況方面，25年來陸續介紹過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瑞典、挪威、俄國、日本、韓國、越南、香港、澳洲，乃至於印度、東南亞、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等國家地區，或整體漢學研究、或個別研究機構的概況。國內部分也從創刊開始，逐期介紹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學各研究所（包括史語所、近史所、民族所等），以及各大學中文、歷史、哲學等系所。

除了機構外，《通訊》一直闢有「學人專訪」或「漢學人物」專欄，不定期訪問或介紹重量級的學者，如勞幹、全漢昇、李方桂、許烺光、嚴耕望、許倬雲、周法高、高去尋、張琨、陳榮捷、劉廣京、何炳棣等院士，錢存訓、郭廷以、王夢鷗等教授，以及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ere）、桀溺（Jean-Pierre Dieny）、羅杰瑞（Jerry L. Norman）、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艾伯哈（Wolfram Eberhard）、島田虔次等國外知名漢學家，由其治學經驗與學術成就，啟發讀者為學之道。

（三）會議報導

《通訊》內容中始終是收錄重點，且為學界廣泛參閱的是「會議報導」。對於學術研討會，《通訊》中有簡略的會前訊息預告、會議議程一覽（包括會議名稱、時間、地點、主辦單位，及論文發表人和篇目）；部分重要研討會，還有專文作較大篇幅的報導。25年來，統計《通訊》中曾介紹過的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高達約2,500個，其中有專文詳細報導者計161篇（含漢學中心所辦各次研討會刊登的「論文提要」21篇）。透過研討會訊息的刊布，方便研究人士即時掌握最新研究成果；回溯25年來的會議報導，更可清晰地呈現國內外漢學界發展的脈絡與學術風潮的轉變。

以下分項對會議報導作分析統計。首先以會議召開地點區分，統計《通訊》25年來報導國內外學術會議

數量（表二）：

表二：《通訊》國內外會議報導數量統計表

卷數	年代	國內會議報導數量	國外會議報導數量	合計
1	1982	11	9	20
2	1983	15	26	41
3	1984	21	26	47
4	1985	26	43	69
5	1986	30	36	66
6	1987	32	49	81
7	1988	46	57	103
8	1989	44	66	110
9	1990	53	54	107
10	1991	41	65	106
11	1992	45	60	105
12	1993	26	28	54
13	1994	27	18	45
14	1995	26	23	49
15	1996	23	35	58
16	1997	33	23	56
17	1998	43	27	70
18	1999	63	24	87
19	2000	34	33	67
20	2001	108	61	169
21	2002	119	71	190
22	2003	131	30	161
23	2004	161	52	213
24	2005	187	57	244
25	2006	170	46	216
合計		1515	1019	2534

說明：本表1982-2001年之統計數字係引用林文心、湯慧麗、張耀文，〈《漢學研究通訊》的量化考察：1982-2001〉，《漢學研究通訊》21：1(2002.2)，頁29。

由此表可見，25年來《通訊》報導了國內外會議消息計2,534則，其中國內召開者1,515則，國外召開者1,019則。平均一年召開漢學相關的研討會有101場（國內平均61場，國外平均41場）。就整體趨勢而言，研討會的召開係呈遞增之勢（除1993-2000年被報導的研討會數量較少，原因待分析，然筆者懷疑此與主編的編輯政策調整有關），尤其是最近六年，國內研討會每年都超過100場，最近三年甚至在150場以上，而國內外會議總數量也超過200場，可見學術交流與討論之蓬勃，年甚一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93年之前，大體上是國外研討會的數量高於國內研討會，可見當時臺灣學術界研討會召開的有限；然自1997年之後，國

表三：《通訊》報導學術會議主題分類分期統計表

類別 \ 年份、卷期	1-5 卷 1982-1986	6-10 卷 1987-1991	11-15 卷 1992-1996	16-20 卷 1997-2001	21-25 卷 2002-2006	合計
一、通論	3	3	9	16	62	93
經學	0	0	5	5	22	32
古籍	1	0	1	3	10	15
文獻、檔案	2	3	3	8	30	46
二、哲學	22	34	19	31	137	243
哲學總論	9	8	8	11	61	97
思想學	5	2	0	2	24	33
人文學	0	8	5	5	5	23
儒學	8	14	5	13	45	85
道家	0	2	1	0	2	5
三、宗教	1	29	18	28	94	170
宗教總論	1	15	7	8	37	68
佛教	0	7	4	12	37	60
道教	0	3	2	5	11	21
基督教	0	4	5	3	7	19
四、史地	44	78	83	129	260	594
史學總論	6	7	7	14	28	62
斷代史	17	22	24	29	102	194
臺灣史	6	18	11	15	63	113
方志	6	10	11	18	29	74
考古	1	2	3	11	8	25
敦煌研究	2	3	2	7	3	17
傳記	6	16	25	35	27	109
五、語文、文學	41	80	61	111	267	560
語言	18	24	24	23	65	154
文字	1	6	8	8	20	43
文學	22	50	29	80	171	352
六、社會科學	57	161	83	111	245	657
民族、人類學	11	22	21	23	54	131
政治學	12	52	17	15	23	119
社會、經濟	14	42	15	25	37	133
教育	6	11	5	11	49	82
文化	14	34	25	37	82	192
七、藝術	13	28	14	23	52	130
藝術總論	5	9	6	13	19	52
金石雕塑	1	5	1	2	7	16
書畫	6	1	4	3	13	27
音樂、戲劇	1	13	3	5	13	35
八、海內外漢學研究	14	33	12	17	34	110
九、協會、年會	75	66	27	11	9	188
合 計	270	512	326	477	1160	2745

說明：1.本表分類方式及第1-20卷數據計算，係依據《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1982-2001）》（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39-79。

2.每場會議原則上只計算一次，即剔除了《通訊》重複報導同一會議的部分。然會議主題跨學科領域時，可能重複分入二至三類，故合計總數略高於實際召開會議數量。

3.每大類之數字係由其下次分類加總，然亦有少數會議主題涉及整個大類者，即未列入次分類，故有少數大類數字多於其下次分類加總。

內研討會超越國外，且逐年大幅增加，此固與《通訊》掌握國外訊息不若國內全面有關，然亦可見國內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召開研討會已蔚為風氣，次數相當頻繁。此固然便於交流討論，然亦不禁令人擔心，以國內有限的學術人口，如此密集地舉辦會議，是否會讓學者們疲於奔命，而可能降低了論文的水準呢？

其次，就主題分析，將《通訊》25年來所報導的學術會議，以每五年為一期，統計其分類數量如表三。

由表三可見，25年來《通訊》所報導的研討會中，召開數量最多的主題為社會科學類（657場），約占總數之四分之一（23.9%），其次是史地類（594場），第三是語文、文學類（560場），各約占總數之五分之一（分別是21.6%和20.4%）。社會科學類中最熱門的是探討「文化」論題者（192場），其次是「社會經濟」（133場）和「民族、人類學」（131場）。史地類中仍以「斷代史」最為普遍（194場），其次是當今的顯學「臺灣史」（113場），再次是「傳記」——即以特定人物為主題的研討會，例如紀念先賢或著名學者（109場）。語文、文學類中以「文學」居大半（352場），遠超過「語言」類和「文字」類，甚至約占總數的八分之一（12.8%）。此表中最後一項係「協會、年會」類，如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或日本中國學會等，因召開年會時宣傳論文主題龐雜，不易歸類，故另立一類。25年來此類會議報導了188場，平均每年7.5場，亦可見此類學術團體十分活躍。

（四）資料介紹

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必以蒐集資料為基礎，擅於掌握資料者，常能有較新較好的研究成果，因此「資料介紹」也是《通訊》內容中重要的一環。「資料介紹」包括書評、新近出版書刊訊息和論文集彙目、期刊學術論文選目、參考工具書選介等。除書評是由外界投稿，新近出版書刊訊息多由本刊通訊員提供外，後三項皆為編輯部自行蒐集整理撰文。

自《通訊》創刊開始，固定設有「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和「期刊學術論文選目」。前者係收錄國內外中國研究方面的論文集，除著錄其基本的出版資料外，並臚列其所收各篇論文篇目與作者。25年來共介紹中、英、日文論文集計802種（其中英文213種，中文553種，日文36種），方對學界即時掌握論文集內容。我們知道，對於研究資料，專書方面有圖書館的目錄可以查詢，期刊論文方面則有國家圖書館的「期刊論文索引」可以查詢，然論文集卻不易從書名直接探知其內容，故《通訊》的「新近出版論文集彙目」無疑為研究者打開查檢資料的另一扇窗。「期刊學術論文選目」則是每三個月，從國內出版的期刊中，選擇漢學相關學術論文，彙列成目，略按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分類排序，方便學者每期瀏覽最新研究成果。上述二項專欄，最初皆由漢學研究中心同人負責蒐集整理編排，後亦由國家圖書館同人協助；然因最近幾年書目檢索電子化後日形便利，且本中心人員精簡，所以自第19卷第1期（2000年2月）起，《通訊》取消了這兩項專欄。

「參考工具書選介」自第1卷第3期（1983年7月）至第9卷第4期（1990年12月）中不定期刊出，選擇國內外新近出版的重要參考工具書做一介紹。「新近出版書刊訊息」則自第16卷第3期（1997年8月）至第18卷第4期（1999年11月）刊出，以研究機構或學校系所為單位，介紹其新近出版的學報篇目或專書；其後此項出版訊息則納入「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一併報導。

四、廣設通訊員報導學界消息

為充分掌握學界消息，本刊自創刊起，即建立「通訊員」制度：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設置通訊員，定期為

《通訊》提供資訊和稿件；刊登於「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專欄。通訊員之聘任，係由本中心與各系所主任聯繫，由其指派或推薦人選，多為各系所之助教，亦有講師或副教授擔任者。通訊員每季提供該單位之研究計畫、學者動態、學術活動（含研討會、演講等）、出版訊息、開設課程、碩博士名單和論文等。《通訊》最初僅在國內重要研究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近史所、民族所、國史館、故宮博物院、臺灣省文獻會、國民黨黨史會）和各大學中文、歷史研究所設置通訊員，計20位。自1984年第3卷第1期起，增設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以及各大學哲學、語言、藝術和人類學研究所之研究員，數量增加至30人。其後隨著研究機構和大學相關研究所的陸續增加，目前國內外通訊員總數已達109位，其中海外通訊員8位。

25年來，《通訊》曾在國內外145個單位設置通訊員，包括國內研究機構20個、各大學文學系所45個、歷史系所20個、哲學和宗教系所17個、語言學系所8個、藝術研究所9個、人類學系所5個和其他2個，以及海外大學19個。歷任通訊員計470位，含國內448位和海外22位。以下以每五年為期，分五個階段，統計《通訊》在各研究機構和大學系所設置通訊員的數量（見表四）。

表四：《通訊》設置通訊員之機構系所分期數量統計表

	1-5 卷 1982-1986	6-10 卷 1987-1991	11-15 卷 1992-1996	16-20 卷 1997-2001	21-25 卷 2002-2006
研究機構	9	12	15	16	16
文學系所	9	16	23	25	40
歷史系所	7	7	11	16	19
哲學系所	3	6	10	12	16
語言學所	1	2	4	5	8
藝術系所	2	3	7	7	7
人類學所	2	2	4	4	5
其他	0	0	2	2	2
海外機構	0	0	0	14	13
合計	33	48	76	101	126

說明：「文學系所」包含中文、外文和臺灣文學相關系所；「哲學系所」包含哲學與宗教相關系所；「其他」係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所和漢學資料整理所。

由表四可見，設置通訊員之機關系所總數逐年遞增，由第一個五年的33個增至最近五年的126個，成長將近三倍。這顯示臺灣高等教育在這二十幾年來的蓬勃發展，不只新設大學迅速增加，且漢學相關之人文研

研究所亦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置。其中以文學系所數量最多，達 40 個，包含中文所、外文所和臺灣文學所。外文所在 1993-1994 年納入，然因學術領域與漢學相關較少，自 1995 年第 14 卷第 3 期起 5 個外文所都不再設置通訊員。最近五年文學系所大幅增加 15 個單位，主因是各大學臺灣文學相關系所的增設，包括成大、清大、臺師大、靜宜、臺北教育大學、彰師大、政大等 7 所大學的臺文所，《通訊》都於近三年陸續設置通訊員。海外機構方面，自 1997 年第 16 卷第 1 期起，《通訊》開始在國外設置通訊員，選擇性地在日本、香港、美國、俄國、歐洲、澳洲等地相關大學或研究機構擇適當人選，定期提供消息，設置較為零星，人數自始至今一直維持 10 位左右，未見成長。

五、網路電子版和《通訊》電子報

為因應資訊化的潮流，《通訊》最近幾年除紙本的出版外，也已將內容電子化，置放於「漢學研究中心資訊網」（<http://ccs.ncl.edu.tw>）。專論部分的電子全文可見於「全文書刊」，自第 19 卷第 1 期（2000 年 2 月）起迄今，各期《通訊》出版後，隨即將電子版上網。而通訊員所提供的研究機構及學校訊息，則放在網頁上的「漢學界動態」，分三部分：一是「研究機構與學校動態」，可查檢自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8 月）以來各機構系所的動態。二是「臺灣地區漢學學位論文彙目」，按學年度將各大學文、史、哲相關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畢業者的姓名、論文題目、指導教授、畢業年月，作成一覽表。³三是「臺灣地區大學漢學課程彙目」，按學期檢索各研究所所開課程名稱、授課教授和學分數。紙本和電子版的並行，滿足了各年齡層、各地區讀者的多元需求。

自今（2006）年 1 月起，《通訊》更進一步發行了電子報（<http://ccs.ncl.edu.tw/ccsnews/index.asp>），每月上旬出刊一次，透過電子郵件主動寄送給各訂戶。電子報分「研討會資訊」、「學術活動」（含演講、展覽等）、「人事動態」（含新聘、升等、獲獎、出國研究等）、「出版訊息」（含新近出版學報、論文集的篇目，以及專書）、「本中心訊息」和「其他事務」（含徵人、徵稿、獎助、課程等）六項主題，報導國內外各漢學機構的動態，「研討會資訊」和「學術活動」兩項以預告為原則，以方便大家參加，並與紙本《通訊》有所區隔。消息的來源有賴本刊通訊員提供和本中心同人蒐集，同時開放園地，讓任何人皆可透過點選「提供相關學術訊息」來加入報導的行列，希望《通訊》電子報成為漢學界溝通訊息的互動式平臺。⁴

六、結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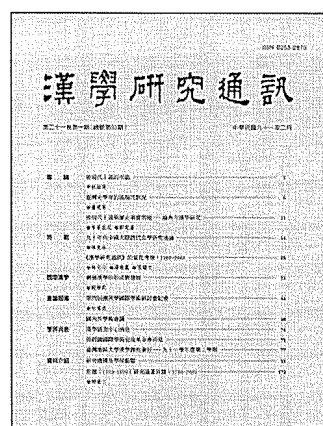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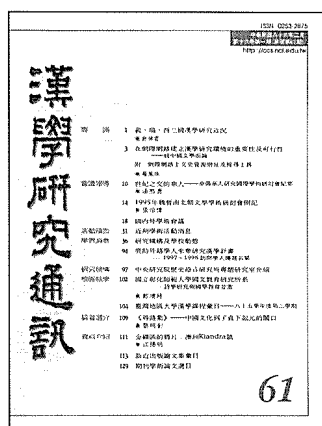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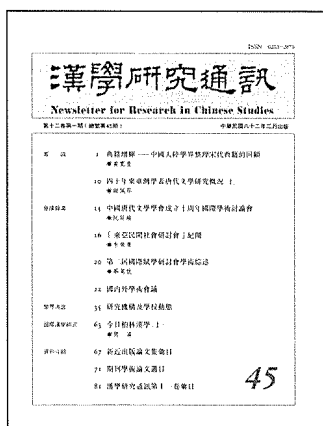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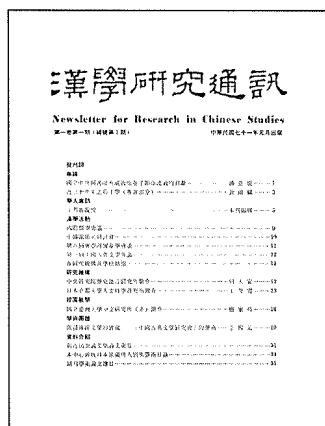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通訊》可謂有幾大特色：第一、它是以報導為主又兼具學術性的刊物，內容豐富，且國內同質性的刊物很少見。以文史哲學界而論，通訊類的刊物本就不多，就印象所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編印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曾出版《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曾有《西藏研究會訊》（後改名《民族研究會訊》），⁵可惜都已停刊，可見《通訊》類刊物經營維持之不易。目前中研院文哲所發行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季刊，1991 年創刊），水準很高，不過收錄內容以一萬五千字左右的報導性專論為主，消息性的內容只有該所的紀事，與《漢學研究通訊》專論和消息並重，性質有所不同。另有《中國民族學通訊》和《科學史通訊》，⁶二者皆為專題性通訊，約每年發行一期，篇幅不大，與

3 應本中心指導委員建議，自今（2006）年 5 月第 25 卷第 2 期起，紙本《通訊》新增「臺灣地區漢學博士論文計畫彙目」專欄，刊登正在進行中的博士論文計畫，以便研究生選擇論文題目之參考，避免重複。電子版亦相應增加此專欄。

4 詳情請見〈「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系統介紹〉，《漢學研究通訊》25:1(2006.2)，頁 68-70。

5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為半年刊，共發行 36 期，1986-2003。《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為季刊，共發行 27 期，1986-1993。《西藏研究會訊》為半年刊，共發行 16 期，1986-1993，後改名《民族研究會訊》，共發行 3 期，1995-1997。以上出版訊息係查閱國家圖書館網站之「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http://readopac3.ncl.edu.tw/ncl9/index.jsp?la=c>），2006.11.5 上網。

6 《中國民族學通訊》由中國民族學會於 1965 年創刊，為年刊，共發行 34 期後改名為《中國民族學會通訊》，復發行 4 期後，現又因組織易名而於今（2006）年 9 月改為《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通訊》，接續刊期出版第 39 期。《科學史通訊》係由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於 1982 年創刊，為年刊，現出版至第 29 期（2006.7）。



《漢學研究通訊》封面歷經 4 次改版

本刊全面性地涵括人文學科，且每季出刊，內容多元豐富，兩者訴求的讀者對象自亦有差異。因此，本《通訊》對國內外漢學界而言，應是頗具參考價值的一份刊物。

第二、本刊通訊員遍及國內各文史哲研究機構和大學系所，以及國外一些重要漢學機構，定期為《通訊》撰稿和提供各類訊息，構成一個龐大的研究資訊交流網絡。透過通訊員，本刊掌握了漢學界最新的動態，包括研討會、演講、研究計畫、課程、人事動態、出版訊息等，並即時以電子報和紙本《通訊》刊發，讓全球漢學界共享，作為研究之參考。累積 25 年的成果後，我們發現《通訊》不只具有即時報導傳播的功效，也可視為我國人文學界學術發展的總紀錄，不論是要了解整體趨勢或個別單位的發展史，《通訊》內容都是可資利用的好素材。

第三、《通訊》創刊之初即奠立良好的方向，其後逐步成長，與時俱進。由創刊號中可見《通訊》的編輯方針，含括研究綜述、學人專訪、會議報導、國內外研究機構簡介、各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以及資料介紹等，最初有計畫地逐期邀稿，陸續刊出，並一一建立起通訊員制度，為本刊奠立了堅實的根基，並在學界打響了知名度。其後《通訊》內容日益豐富，篇幅也一再擴充。從最初 1982 年第 1 卷平均每期 50 頁，至最盛期 2001 年第 20 卷平均每期高達 210 頁；其後在刻意控制篇幅下，目前維持在每期約 140 頁。其中篇幅成長最多的要屬「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和「國內外學術會議」兩個專欄，以最近三年為例，前者每期平均達 53 頁，占總頁數的 38%，後者每期平均達 31 頁，占總頁數的 22%，

合計占《通訊》篇幅的 60%；主因是通訊員由最初的二、三十位增加至目前的百餘位，且研討會召開頻繁。此外，《通訊》配合資訊時代的潮流，近幾年將內容電子化，全文上網，並發行電子報，方便全球讀者更加多元即時地掌握資訊。

不過，為精益求精，《通訊》也有一些值得檢討改進之處，例如：早期《通訊》採計畫編輯，邀稿的比例較高，待《通訊》略有知名度後，投稿者增加，則往往自來稿中選擇刊登，較少計畫性地邀約稿件，因此內容較難見出其系統與脈絡。而近年來「學界消息」與「會議報導」內容的大幅成長，也難免擠壓專論的刊登空間。日後如何適度邀約高水準的文稿，及讓「學界消息」去蕪存菁，更加精鍊，以提高《通訊》的可讀性，值得編輯部思考。其次，近年來所刊登的專論文稿，臺灣學者的比例下降，在此呼籲臺灣學界能多加支持，踴躍惠賜稿件。此外，加強國外通訊員的設置與國外漢學訊息的報導，以增加刊物的國際性，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茲值《通訊》發行滿百期，回顧 25 年的歲月，處處可見往昔國內外學者、各單位通訊員、本中心編輯群努力灌溉此學術園地的汗水和用心，謹此致敬與致謝。展望未來，期盼《漢學研究通訊》這份刊物，能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成長茁壯，永續經營發展，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與肯定。（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漢學研究通訊》——創刊 20 週年」為題，刊登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圖書館年鑑》（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64-67。此番大幅增訂，感謝本中心同人廖箴小姐、陳桐梅小姐、王又瑩小姐和志工徐秉恬小姐協助整理統計數據資料。）